

钱锺书客厅里的两副对联

| 安健 文 |



武士佩剑，雅士悬联，人有所好，习性使然也。无锡籍大学者钱锺书亦喜悬联，他自1977年早春，从局促的社科院宿舍楼搬入较为宽畅的北京三里河寓所后，客厅里曾分别悬挂过两副对联，一副是张之洞书写的行楷联句：万里风云开伟观，千家山郭静朝晖。一副是吴大澂书写的篆书联句：二分流水三分竹，九日春阴一日晴。而张之洞写的对联，我在38年前登门拜访钱锺书时曾亲眼见过。

1983年我去北京三里河钱府拜访钱锺书先生，那时我在无锡日报工作，钱锺书是无锡名人，总想采访他。但他从不接受记者采访，他说过一句名言，你吃了鸡蛋，又何必去认识下蛋的母鸡呢？然而作为记者，总是心有不甘，于是便冒然进京去试一试。到京后，本想通过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、无锡籍著名学者李慎之打个电话，通融一下。李慎之说，一打电话钱老肯定拒绝，那就见不成了，只有直接闯上门去，或许能一见，就看你们的运气如何？于是我与一位同事便直接闯上门去，敲门后，过了一会才打开一条门缝，钱老见到我们，神色似乎有些犹豫，我们便以无锡乡音问候，钱老一听笑着说，是老乡呀，便将我们迎进门去。在客厅坐定，还为我们泡了茶。那天正好杨绛外出，钱锺书一人在家。我们为了尊重起见，说明了身份。钱老笑笑，指着我们说，今天你们就不要当记者了，不记录，不拍照，咱们老乡聊聊天。钱老幽默而风趣地说：“现在有人说我是国宝，你们看我像不像大熊猫啊！”说着，他哈哈笑了起来。我们之间的谈话，就在这般轻松的氛围中展开了。



说话间，我看了一下客厅的环境，十分宽敞，陈设却极其简单，几张沙发，一张不大的写字台，墙角放着两只书架，书也不多，大都为外文工具书。最显眼的是沙发后面墙上悬挂着一副晚清名臣张之洞书写的对联：万里风云开伟观，千家山郭静朝晖。挂在那里，给人感觉气场很大。我情不自禁地走到对联前欣赏了一番，钱锺书淡淡地说了一句，这些都是上一辈留下的。钱老坐在这幅对联前，神情悠闲，笑容可掬，我想要是能拍一张钱老与这幅对联的“合影”该多好。但碍于“不记录、不拍照”的约定也就罢了，至今想来真有些遗憾。

钱锺书说的上一辈，我当时没细问，可能包括他的父亲钱基博，还有杨绛的父亲杨荫杭。钱锺书与杨绛夫妇并没有收藏的嗜好，家中古代书画等都为两家长辈所赠。主要是钱基博所留下的。也有杨绛上一辈相赠的，当年钱锺书与杨绛订婚后，岳父杨荫杭送给女婿钱锺书的见面礼，其中有《老残游记》作者刘鹗题跋的书法名品《大观帖》。钱锺书父亲钱基博虽然不是大收藏家，但嗜好古



物，收藏颇丰。解放初期，钱基博分别将5万余册藏书及历年收藏的甲骨、铜玉、陶瓷、古币、书画等200余件文物，捐赠给他执教的武汉华中大学（现为华中师范大学）。此外，他又将碑帖字画1000余件、方志1000余种，捐赠给家乡的苏南文物管理委员会等部门。只有少数留给子女作个念想。

老一辈的风范也传给了后代。杨绛生前亦将她与钱锺书两人所有的物品悉数捐赠，其中就包括了上一辈留给他们的文物。据介绍，杨绛先生捐赠给国家博物馆的珍贵文物共250余件套，包括名人字画、册页、遗墨、手迹、碑帖、印章、书籍、手稿以及钱锺书夫妇使用过的文具和生活用品等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，捐赠中有钱基博整理编纂的近代学人谭献留下的《复堂师友手札菁华》信札手稿，共有五百余通一千多页，包括许多晚清名臣名家的函札，对近代史研究具有较大的文献价值。杨绛生前将此册捐赠给国家博物馆，同时将版权授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。我书案上亦备有此书，时常浏览翻阅。

杨绛捐赠的物品中，也包括家中客厅里悬挂的两副对联。这两副对联也成了两位老人生活中的伴侣，两相观照，默默陪伴。



我在钱府见到的张之洞对联，联句并非张之洞所撰，是集句，上句“万里风云开伟观”，是金代名家元好问《张主簿草堂赋大雨》一诗中的句子，下句“千家山郭静朝晖”是唐代大诗人杜甫名作《秋兴八首》中的句子。

此集句选自不同朝代、不同名家的诗句，却意境融通，浑然天成，是集联中的上乘之作。钱锺书欣赏古代诗词的眼界很高，他选择将此联挂在客厅，说明他对这副集联是很赞许的。

顺便粘个小贴士，说一下集联。集联也称集句，是对联形式的一种，也是古代骚人墨客的一种文字游戏。顾名思义，即拾取他人诗句或词句集成对联，而且上下联是不同作者

的句子。沈括《梦溪笔谈》称，集联这一形式始于宋代王荆公，这一说法未必确切。据其它文献记载，集联在荆公之前已有。明清两代这一文字游戏较为盛行，清代著名学人、书家梁山舟是集联好手，其所书楹联，多系集句。但这个游戏并不是谁都能玩得转，不仅要学问好，更要涉猎广，眼界宽，悟性足。你自己撰个对联，好坏无所谓。好联人家点个赞，不好也没人在意。而集联则不同，集得不好，就糟蹋了别人的句子，那是要挨骂的。集联虽不是原创，但难度比原创还大。所以不是个中高手，一般不敢玩此游戏。

张伯驹在《素月楼联语》中讲了一个集联的小故事：同治三年，曾国藩率湘军攻破金陵，鄂人张廉卿集联为贺，联云：“天子预开麟阁待，相公新破蔡州回。”此两句分别出自唐代诗人岑参与韩愈的诗。曾国藩观之大为激赏，特馈赠贖资五百金。曾氏府中一些幕僚颇为不服，议论纷纷，认为此集联不工，“蔡”对“麟”，不对仗。曾国藩说，你们一定读过《论语》中“臧文仲居蔡”一句吧，但你们读过朱子所作的注解否？蔡这个地方盛产大龟，国君好用蔡龟占卜，这里的“蔡”喻作龟，龟与麟对仗工整否？众乃叹服。



再来谈谈钱氏客厅里吴大澂写的篆书对联，联句为：二分流水三分竹，九日春阴一日晴。这也算是集联，但稍有勉强。上联“二分流水三分竹”，并不是现存诗句，而是取意于苏轼《水龙吟·次韵章质夫杨花词》中：“春色三分，二分尘土，一分流水”，以及明代李唐宾的杂剧《梧桐叶》中：“韶华将尽，三分流水二分尘”。下联“九日春阴一日晴”，则出自吴大澂自己的诗《郑家驛至新店驛》首句，全诗为：“九日春阴一日晴，占度望戌最关情。作民司牧知何事，自古巡方为省耕。畎浍沟渠同灌注，隄防经界各分明。三农衣食此邦本，差喜田功区画精。”吟诵之下，感觉全诗首句“九日春阴一日晴”甚佳，其余

语境一般。但问题是，这一佳句并非吴大澂原创，而是他“挪用”了宋代大诗人陆游的名句，这是陆游平生最得意的句子之一，他曾自己的三首诗中反复使用此句，即《龟堂晚兴》《春行》《园中偶题》，而且三首诗中也都是首句，这也是很少见的现象。

但陆游的这一名句并不入钱锺书的法眼，他在所著《宋诗选注》中选了陆游二十七首诗，而这三首诗一首也未入选。可能钱锺书更注重全诗的艺术性，不在乎一字一句。钱锺书在《宋诗选注》对陆游的评论中，也注意到陆游诗中佳句较多，常被人集为诗联。钱锺书说，南宋诗人刘克庄对陆游很钦佩，说陆游善于运用古典，组成工整的对偶，认为“古人好对偶被放翁用尽”。钱锺书似乎并不完全赞成这一观点，他说陆游的诗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：一是悲愤激昂，要为国家报仇雪耻；二是闲适细腻，咀嚼出日常生活中的深永滋味，熨贴出当前景物的曲折情状。钱锺书以为陆游全靠第二方面去打动后世好几百年的读者。而对于陆游的诗联，钱锺书有些调侃地说：“像旧社会里无数客堂、书房和花园中挂的陆游诗联都是例证。”就此造成了陆游是个老清客的印象。



钱锺书与杨绛寓所客厅中的两幅对联，曾被替换悬挂过，吴大澂写的一副对联悬挂时间较长，曾反复挂过。我在台湾学者汪荣祖写的《槐聚心史》一书中，见过他于1981秋天去钱家拜访时拍的照片，客厅挂的就是吴大澂写的对联。而相隔两年后，我于1983年秋天去采访钱锺书时，客厅墙上则挂着张之洞写的对联。后来，张之洞的对联又被换成吴大澂的对联，具体是何时换的不得而知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从钱锺书1998年去世，到杨绛2016年去世，之间近20年间，杨绛一直挂着吴大澂写的对联。杨绛生前，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多次去探望杨绛，中央领导春节曾去慰问杨绛，拍摄的镜头里都是这幅吴大澂的对联，直到杨绛去世前40天，钱锺书的堂侄堂媳去看她，家中挂的仍是这幅对联。

这两副对联描述了两种不同的情景，挂出的时间长短，也反映出钱氏夫妇不同的习性。钱锺书更喜欢张之洞联语中的气场，钱锺书表面十分儒雅，内心则狂傲不羁，月旦人物，激扬文字。所以更喜欢万里风云，千家山郭那样的场景。同时也更喜欢张之洞雄浑的书法笔势。而杨绛晚年可能更喜欢二分流水三分竹的静谧氛围。他们一家三口中，杨绛最安静，在她写的《我们仨》中，说家中三人在一起，钱锺书与女儿钱瑗像是哥们，总是嘻嘻哈哈，吵吵闹闹，杨绛大多是一声不响看着他俩。所以杨绛更喜欢吴大澂典雅的篆体与联句中的情景。杨绛家中“我们仨”失散后，杨绛的心情也是“九日春阴一日晴”，所以挂着吴大澂的对联更合适其心境。

这两副对联陪伴了杨绛与钱锺书在北京三里河寓所的最后人生。